

纪晓岚诗文集

一函
四册

精選

紀曉嵐詩文集卷四

清河間紀曉嵐先生著

後學

山陰湯壽潛鰲先氏選輯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點校

書後十

選一十三首

本卷載七首

原二十四首

題姚姬傳書左墨溪事後

原上編卷十一

堅苦卓絕之行。多生於憂患之中。尋常孝友。則本分事耳。然本分之中。有骨肉不以相期望。鄉閭不以相責備。而纏綿篤摯。務自行心之所安。若有所不得已者。雖其志不在立名第。以爲適盡其本分。然本分之中。已加人一等。卽謂之堅苦卓絕可矣。夫失偶不取。或以老或以貧。皆常事也。墨溪年未至老。貧亦未至不能聘一婦。徒以食指繁多。不欲以養妻子之力。分養父母兄弟之力。遂以血氣未定之年。毅然絕室家之樂。非天性足勝其私情。能若是久而不變乎。善事繼

母。世俗以爲難。君子不以爲難也。墨溪非惟善養繼母。且以養繼母之故。至於厚幣招之。亦不肯遠離。此非特繼母如母。直併如母之見亦無矣。雖君子能不以爲難乎。且夫堅苦卓絕之行。或往往過中失正。不近人情。墨溪有兩弟弟。又有子。不娶不至妨似續。其非務爲詭異。不顧其安可知。其事繼母也。不以定省服事之文。而惟以不忍就遠館。不就遠館。固常事。不足駭俗。其非塗飾耳目。苟求聲譽。亦可知也。然則墨溪其古之獨行歟。余感墨溪能爲人所不能爲。而姬傳之文。又足闡發其隱微。讀之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因題數語於後。以著墨溪非矯激。姬傳非標榜焉。

書蔣秋吟考具詩後

全上

榴花詩始見漢末。是詠物之祖。詠器具詩如燭籠鏡臺之類。頗見於齊梁。其詠一家之器具。連章駢作。則天隨子其權輿矣。元人敷衍動

至百篇。頗爲該備。近人搜索纖微。至繭虎鯨鶴亦入賦詠。然未見詠及考具者。豈非索諸六合之外。而失諸眉睫之前歟。辛亥七月。偶於姻家陳君聞之處。見此冊。維誦再三。喜其點化故實。筆有鑪錘。而寄託又復深遠。使遇皮陸兩翁。拈毫對壘。未知古今人孰勝負也。因題數語於冊末。以質當代之稱詩者。

書漢瓦當搨本後

二則 全上

同年王司寇蘭泉官西安時。以未央宮瓦數片。見寄。惟此一片裂爲二。搨墨刻者李生家於西安。知土人僞造漢瓦狀甚悉。余使徧視諸瓦。皆不語。至此裂瓦。始摩挲太息曰。真二千年外物也。伊子墨卿嗜古成癖。乃從余乞去。束以銅而琢爲硯。余旣爲銘之矣。墨卿搨摹其文。將求博雅君子詠歌之。因爲書其始末如左。

老硯工方某言。古人作瓦。不爲硯計。凡細如澄泥者。僞也。然瓦必堅。

緻始入土千歲不朽爛。凡鬆脆粗疎多沙眼者亦僞也。所論頗入微。觀此瓦益信。方又言漢印漢瓦其字多不合六書以皆用隸不用篆。又出工匠之手非士大夫所爲耳。觀此瓦漢字。文曰漢并天下所論亦有見也。

書黃庭帖跋尾後

二則 全上

宋末黃庭經一册有董香光跋二行連於揭頁。乾齋相國以下十五跋及二題名則書於護頁者也。本蔣爰亭所藏爰亭以贈余。余嘗以進呈石庵相國見之曰董跋神采生動是興到之書帖則僞本宜祕府不錄也。緣諸跋字多殘蝕進呈時難於裝潢乃獨留香光一跋而以殘頁贈墨卿。後瑤華道人定此帖爲真本向余索之香光跋遂隨之去。而此殘頁孤行矣。賞鑒之家古來聚訟元章長睿攻詰紛紜余不知書無以定此帖之真僞姑記其本末俾好事者知原帖原跋皆

尚存。或他日劍合延津。亦未可知耳。
瑤華道人云。此帖墨色黯淡。火氣俱無。非近代之物。且黃庭刻本。見於諸家法帖者。從未見此揭。苟非宋石。此刻自何而來耶。又云。吾見黃庭多矣。未見如此本之朴拙者。石庵或以與他本不類疑之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之謂矣。

書劉石庵相國臨王右軍帖後

全上

詩文晚境多類。唐書畫則晚境多高妙。倪迂寫竹似蘆。石田翁題詠之筆。每侵畫位。脫略畦封。獨以神運天機。所觸別趣橫生。幾幾乎不自覺也。石庵今歲八十四。余今歲亦八十。相交之久。無如我二人者。余不能書。而喜聞石庵論書。蓋其始點規畫矩。余見之久而擬議變化。擺脫蹊徑。余亦見之。今則手與筆忘。心與手忘。雖石庵不自知。亦不能自言矣。此所臨摹以臨摹爲寄焉耳。勿以似不似求之。

書陸青來中丞家書後 全上

乾隆戊午。余與陳光祿楓厓。讀書董文恪公家。續而至者爲賓總憲元調。劉侍郎補山。蔡殿撰季實。劉觀察西野。李進士應弦。及陸中丞青來。課誦之暇。輒雜坐斯與堂東廂。以文藝相質正。諸君各意氣飛揚。不可一世。青來獨落落穆穆。不甚與人較短長。或花晨月夕。小酌以息勞苦。談笑鋒起。青來危坐微笑而已。然文恪公頗器許青來。後相次登第。從仕宦。多躋顯達。惟青來以清操勁節爲當代所稱。文恪公常曰。人品自一事。功名自一事。此世俗之見也。礪人品而建功名。乃真功名。有功名而不失人品。乃真人品。若青來者可謂不負師言矣。余少好嘲弄。往往戲侮青來。青來不爲忤。嘗私語季滄洲曰。滄洲名灝。杭州人。學畫於文恪公。文恪公晚年工整之筆。多其代作。曉嵐易喜易怒。其淺處在此。其真處亦在此也。余聞之。有知己之感。故與青來尤相善。今青來久逝。余亦衰

頽回憶當年。宛如隔世。忽於令子處見青來家書十三通。平生心事。隱隱具在筆楮間。其於家庭之間。一字不苟。尙如是。後之覽者。益可以見其平生矣。人往風微。老成凋謝。徘徊四顧。遠想慨然。若斯人者。豈易數數覩哉。

書奏節婦江氏事略後

全上

嫡庶有別。古禮也。然孔子刪詩於二南。錄小星。江有汜。作春秋書紀叔姬。獎善則無以異也。世多以陶母稱閭德。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陶氏語。則陶母實亦側室。而自古頌美無異詞。且有誤引以稱嫡者。然則禮之所別。名分焉而已。至撐拄綱常。砥礪名教。庶與嫡豈有別哉。且非僅無別已也。女之立節。難於男。庶之立節。尤難於嫡。能讀書則明理。不讀書則不明理。自視尊則自愛。自視微則不自愛。勢固然耳。呂新吾葬禮翼曰。爲節義而死者。雖少雖賤。必祔通儒之論。足破迂

拘節婦之事爲宜大書而特書者可以思矣。顧自惟離鸞別鶴青鐙白髮之膚詞不足以爲節婦重。故敬書節婦之尤宜表章以告夫好持苛禮者。

策問十一

選四首

原一十六首

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之二

原上編卷十二

問孔子後儒分爲八。然學術無殊。至宋而洛蜀二黨各立門戶。於是
有程蘇之學。洛黨又自分兩歧。楊時一派傳於閩。周行已一派傳於
浙。於是有新安永嘉之學。程守禮法。蘇以爲僞。蘇尙文章。程以爲雜。
新安談心性。辨儒墨。永嘉以爲迂腐。永嘉講經濟。務博洽。新安以爲
粗浮。果皆中其失歟。周密齊東野語極掊擊程氏之徒。程敏政蘇氏
禱杌抑又甚焉。固黨同伐異之見然。二家毋亦均有賢者之過歟。周
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

通天下之事勢而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抑實有不可並立者歟聖朝刑政修明儒者久無朋黨之習尙論學術之得失可平心而決從違其詳抒所見

問功令以詩試士則試帖宜講也然必工諸體詩而後可以工試帖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黃爲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絕句指爲滄海橫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爲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谷集流爲鐵匡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衆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

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倂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
李甲新意流爲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
酌其中歟。和聲以鳴國家之盛。於多士有厚望焉。其詳悉以對。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之二

全上

問史家褒貶宜祖春秋。歐陽修新五代史書法謹嚴。而後人病其漏
略。卒不廢薛居正書。繁與簡宜何從歟。宋濂元史多沿案牘之文。世
以爲譏。宋祁新唐書多用雕琢之詞。世又以爲譏。其得失究安在歟。
史記漢書列傳多載詞賦。後人以爲近於總。宋新唐書凡詔令皆不
錄。後人又以爲失載。王言當以何爲準歟。劉知幾欲廢表志。是誠偏
見。然如宋書之志符瑞。魏書之志釋老。漢書之表古今人。唐書之表
宰相世系。亦未免徒釀繁文。如斯之類。能詳數諸史之表志。指其某
例當刪歟。明史天文志有圖。蓋測量非圖則不解。故朔是例也。亦有

似此當增者歟。後漢書論後有贊。元史則論贊俱無。以誰爲是歟。諸生卽翔步玉堂。備著作之選。其詳悉以對。

問。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戶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韓愈以爲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倖。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錄段文昌作。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黃爲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錄。詆黃爲當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絕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牴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

書十二 選二首 原六首

與余存吾太史書

全上

昀再拜啓。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弇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

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祈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惟高明詳裁之。

與朝鮮洪耳溪書

全上

紀昀頓首。奉書耳溪先生執事。前因東琛入獻。得接容輝。見道氣深醇。時立交閤。如霜林獨鶴。已驚爲丰采迴殊。迨承謙挹。不鄙昀之小文。以大集見示。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公餘雒誦。宛然與君子面談。嘆有德有言。理誠不謬。昀才鈍學疎。本未窺作者之門徑。徒以聞諸師

友者。謂文章一道。傳自古人。自應守古人之規矩。可以神而明之。不可以倂而改之。是以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欲以側調么絃。新聲別奏。今統觀雅製。實愜素心。是真異地之同調矣。不揣弇陋。竟爲徐無黨之續。先生亦許以賞音。是我二人。彼此以知己相許也。夫人不相知。日接膝而邈若山河。苟其相知。則千萬載如旦夕。千萬里如庭除。清風朗月。儻一相思。但展卷微哦。即可作故人對語矣。前兩接手書。俱已裝潢成軸。付小孫樹馨收貯。茲拜讀華藻。亦併付珍弄。此孫尙能讀書。俾知兩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將來佳話也。茲因鄭同知歸輶之便。附上水蛙硯一方。上有拙銘。白瑪瑙搔背一件。郎審康熙中御之便。附上年矣。密今百水中丞一件。葛雲瞻茶注一件。宜興之名工各系以小詩。先生置之几右。時一摩挲。亦足關遠想也。臨楮馳溯不備。

銘十三

選三十一首

原一百一十七首

御賜浮筠硯銘

原上編卷十三

帝曰。汝。昀。嘉。汝。校。文。錫。汝。紫。雲。粵。嶠。之。珍。昀。抃。以。欣。榮。媿。銘。勳。敢。不。勗。以。勤。賜硯多以龍尾石。惟編輯永樂大典。諸書成。特賜總纂官。端溪舊阮石。其製爲竹節之形。臣敬名曰浮筠。

水田硯銘

全上

流水周圓。中抱石田。筆耕不輟。其終有豐年。

宛肖水田。溝塍紆曲。忽憶燕南。稻青柳綠。

溝洫之制。尙見於水田。不乾不溢。則有年均。調其燥溼。惟墨亦然。

雲龍硯銘

全上

龍無定形。雲無定態。形態萬變。雲龍不改。文無定法。是卽法在。無騁爾才。橫流滄海。

韓孟雲龍。文章真契。此非植黨。彼非附勢。渺渺予懷。慨焉一唱。

圓池硯銘

全上

池中規硯中矩智欲圓而行欲方我聞古語

鄭夾漈硯銘

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硯。鬱攸乎予心。匪物之玩。孫樹馨謹案江西南

夾漈草堂字裘文達公以稻三斛易之。後先大父續修志。公因付焉。硯之左側有邵公齊然題識曰。曉嵐受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侍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

阿文成公瓦硯銘 全上

上相西征。用草露布。歸以贈予。用編四庫。雖片瓦哉。予奇其遭遇。

仿西漢五鳳甄硯銘 全上

覃溪作硯於嶺南。皆山得之。贈曉嵐。曉嵐銘曰。賦而銛。時壬戌歲三月三。

蕉葉白。世所稱古中駟。今上乘。譬韓歐已遠。有王李之代興。

風字硯銘 全上